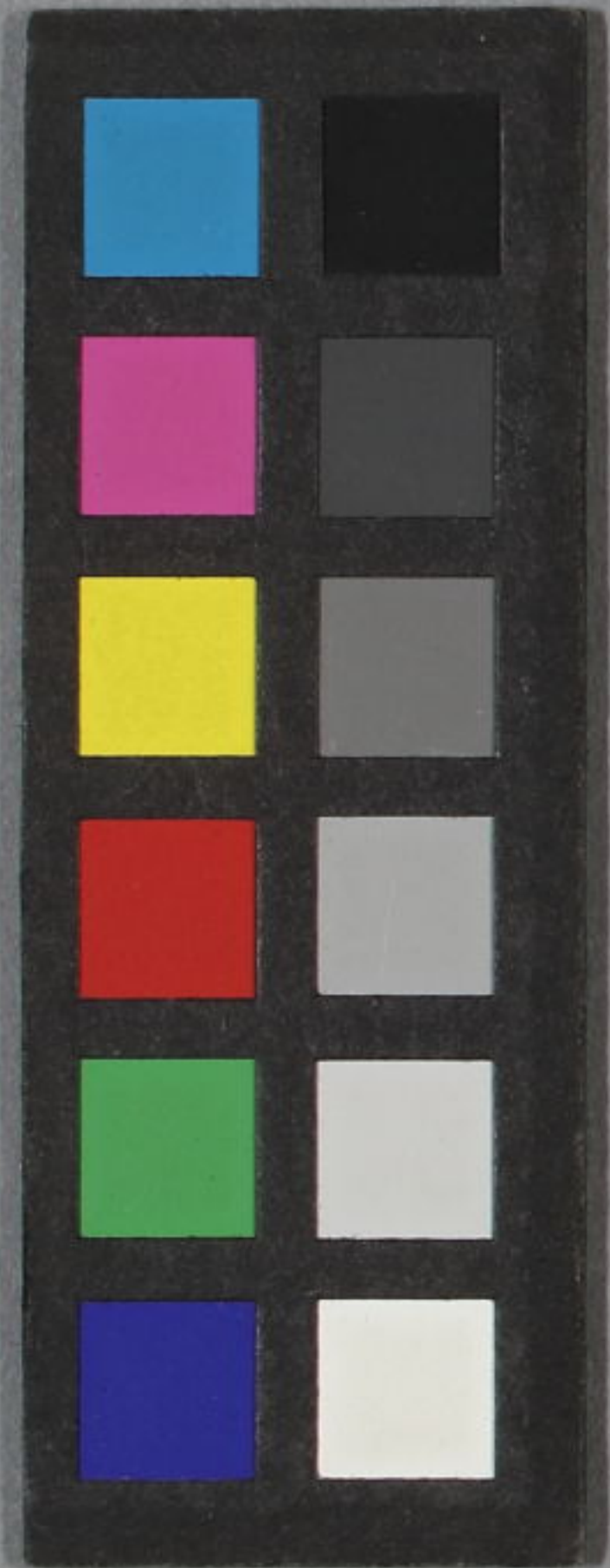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



13
386
3



門和 8
號 386
卷 3

關羅堂

東方書

學核圖

波沙了

七修類彙卷

天地類

日本畧

明仁和郎瑛

仁瑛

日本國通鑑前編以為吳亡子孫八海為倭故倭自
云吳泰伯後也墨談以為倭國有徐福祠謂為福後
故中國呼倭為徐倭似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
達王於甬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
諸書皆以福居檀夷二州號秦國但屬之於倭耳其

七修類稿卷五
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厓儋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名各不同多屬之於日本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入寇亦不一開皇永徽間則遣人來求佛經學佛法開元雍熙間則遣人來從儒受經原由廣東而來由明越者則始於唐德宗時也洪武五年遣僧祖闡無逸往諭而後入貢功臣錄以爲元年遣楊載考畧以爲二年遣趙秩恐皆訛其年分蓋二年四年既貢則五年又何復遣二僧胡又因胡准庸事著之祖訓以其國奸詐絕之永樂間三

保太監招撫四夷復通嘗見太祖與國初僧仁一初送祖闡無逸之詩太祖詩云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於善化凶人不負西來意等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又云飄飄瓶錫辭九重大颿四月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雞一叫東方紅

歷法

造歷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挨算然非

至精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
數度氣化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
成算則中人可爲若輟耕錄所載之法固爲要也但
中人之資卒亦難解今取其易知者併子聞於靈臺
者逐一書之於左然後知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
氣特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
九年二月十五日卽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
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算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

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二
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尙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
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
甲子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巳巳卯時立春其刻數以
後節氣法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申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兩時
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巳卯日寅
正一刻雨水餘皆倣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卽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二臺異草

山東東阿縣季札掛劍之處今建臺焉其地生草一種能治人心疾蓋緣當時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曾璵有歌云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爲異草人爭貯異草

何功爭貯之心疾不瘳須一茹又嚴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木盡白茅也蓋表其潔清之意予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亦指其事也然二草皆可謂之奇

鐘鼓節

天下晨昏鐘聲數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必然不同自吾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二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轉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

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轉成一
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爲一通三千六百九十
聲爲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搥爲一通千搥爲三
通

普陀洛迦山

普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洋其山有善財巖并寺世
以觀音所居天下善信人常走拜到彼時見善財或
白鶯哥每每聞之昨讀元人張光弼詩有普陀山一
律引以至寺作佛事七晝夜祈見觀世音善財隨心

應見大衆瞻仰無不慶讚詩曰丞相函香至此誠願
深海水救羣生慈悲謂可消諸惡征伐容將息大兵
金色圓光開寶髻玉毫妙相絡珠瓔手中示現楊枝
露願洗干戈作太平據此人言不誣也吾想觀音乃
天地間幻身隨誠致之人心趨向於此耳豈真在於
普陀耶若然則賊舟時來寺之劫者何無神耶

黑雲蕩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
塊大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人皆見之二十五年六

月二十五之夕北京連雨西山水發湧入都城數尺
房屋多倒沒死者無算直人皇城其年無災變者豈
非人能勝天意也

空平洞

杭吳山玄妙觀有石洞露於山麓規模夷爽而秀可
坐十餘人苟加洗剔之功則妙矣嘗語姑蘇袁永之
金陵顧懋涵曰可名其爲空平近惟見其敗屋草莽
泯然無迹詢之乃爲過客遊賞觀主憚於迎送遂爾
更造以掩予因嘆曰黃冠不識趣掩古徇時情芳洞

迷荒徑空辜舊日名

星宿異名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知者一二
集解其義錄出以俟知者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
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
帝之子故用東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
土星本曰鎮星張衡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
金星旣曰太白詩又曰啟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
謂之啟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

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
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
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
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
列宿數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
氐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
駟天閑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
見之農然房心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
公十七年宋曰大辰之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

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
三星具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註心宿一名大
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之註云大
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為南箕又箕斗總名曰漢
津蓋箕乃龍尾斗為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牛星
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日月五
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人呼為檐
鼓檐前也女星一名娵女娵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
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發女虛曰玄枵蓋玄乃黑色

虛位正北故云枵之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顓頊
顓頊顓旭也亦以水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
天竈故左氏疏曰天竈玄枵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
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
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壁曰東壁又營室東
壁總名姬觜之口蓋以室壁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
故姬觜亦名豕鬐春秋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鬐是也
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昴一名
大梁一名西陸皆以屬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

胡也又名留史記索隱曰留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
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
參伐甘氏名鈇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
鬼爲輿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
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味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味
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火朱乃火色皆屬南
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固不贅矣或有別名而難解
者亦不敢錄出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名不可以
理會也如宋中興志以參爲大辰不知參伐乃大辰

也然參伐甘氏名爲大辰已不可解况又轉而他耶
姑紀一以證至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爲妖星則有三
十九名此異也不足書也

生尅制化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
明蓋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
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
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必沉
溺水生木木盛則水爲阻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

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者謂如木尅土土厚則喜木
尅是爲秀聳山林土尅水水盛則喜土尅是爲樽節
隄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爲旣濟成功火尅金
金盛則喜火尅是爲鍛鍊全材金尅木木盛則喜金
尅是爲斧斤斲削蓋因尅以爲美此所謂尅中有用
故稱之曰制者乃不拘於生尅之中也

潮候歌

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於亭牛圖行於世歌
括載於書皆止得於春秋二時者也人皆不知予特

編成三歌使渡江者庶無中流之嘆耳春秋晝歌云
午未未申寅卯辰辰巳巳午午春秋一般輪
夏歌云午未未申寅寅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
要分明冬歌云午未未申申寅卯辰辰巳巳午
午朔望冬日行然此於潮候之時固一定也而冬夏
日之長短又當意會而消息之如夏時之晝日未出
前二刻半天已明矣晚則日已入後二刻半天尙未
暝皆屬乎晝也冬日反是

天文不可曉處

三代以前明星史官不可考也夏有昆吾商有巫咸
周有史佚至戰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宋有子常
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黃魏有石申後世諸家
不傳何巫咸甘德石申三家者傳耶苟以三家圖驗
又得陳卓纂著後世取之然陳卓所言羣國出入度
數正是訛者容齋三筆辨訛不知陳卓又何所取耶黃星出
自巫咸赤星出自石申黑星出自甘德今以三垣二
十八宿不過三色不知當時諸人所定又何色耶且
赤者大黃者次黑最微何三人各止得於一色而更

不能兼一星耶王良造父同時之臣宦者宗人後世之稱而不知甘德石申又何能先言之耶天市垣十二國名周以後有也何巫咸之時豫可名耶皆理不究者安得如高允考五星會東井者質之

錢塘

錢塘之名按史記始皇浮江下丹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令至唐避國號始加土焉輟耕錄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爲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杭志已辯其訛考之釋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

前路止西北一帶逼近於錢湖

即西湖也故謂錢塘耳

易時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不同欲遷一月羣臣李吉甫等皆云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降旨惟李程特以爲月令玄宗所定恐不可易遂止元周公謹亦以正月未生七月正暑十月亦涼欲遲一月以爲春夏秋冬方合時宜載之癸辛雜志予以德宗人君第欲象時隨語臣下吉甫公謹豈不學之士耶苟遲一月以定四時則飛灰落

葉何以合律二十四氣真可如李賀所云旋相推矣
殊不知三代始皇建朔雖各不同第以朝觀會同凡
事以此月爲首春夏秋冬可易之耶月令呂不韋所
定李程特以爲立宗此則不可曉也恐史傳不真故
耳

木冰

木冰者雨及木而凝冰諺云木稼也洪範五行傳謂
之木斤圭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
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

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執於兵之徵馬氏通
考曰木冰者乃寒脇木而成冰妖不在木也冰花者
乃冰有異而成花妖不在花也予意洪範傳范氏解
恐皆未當何休之註因後有沙隨茗止之事之故若
通考雖得其理而未申明其義夫雨也冰也成花凝
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凌脇於木則木爲受害
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爲少陽劉向謂貴臣卿
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稼達官怕亦斯之意成
化丙戌冬京都初霧下少頃草木皆白移時則枝柯

皆玲瓏如花矣明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與

雙投橋

吾杭西湖南入路曰長橋宋志俗名雙投橋昨讀抄本西湖竹枝集元富春馮士頤有詞曰與郎情重得郎容南北相看只兩峯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雙朶玉芙蓉註以常有情人雙投於橋故長橋名雙投

五山十刹

餘杭徑山錢塘靈隱淨慈寧波天童育王等寺為禪院五山錢塘中竺湖州道場温州江心金華雙林寧

波雪竇台州國清福州雪峯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邱為禪院十刹又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為教院五山錢塘集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大善北寺松江延慶建康瓦棺為教院十刹

風雷異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雹然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拾取而破之中有硫黃氣自以為非親見不

信也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
誦經颺旛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合霹
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
計皆長三寸許二書記之以爲異也夫天地間莫非
陰陽二氣之所爲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於氣
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當其陽氣奮激爲
陰所圍則逼迫迸發出則成聲爲疾風爲迅雷遇一
物焉翕而成擊而碎莫得而知之此雷震人物風移
樹木與此爲土丸爲竹針一也或曰土丸竹針故二

氣變化之妙之所成然則皆如櫻桃皆長二寸是孰
爲而孰較量之予曰正陰陽之氣所爲猶雨之成形
大小相同一氣布之也但其忽而形沒而聲此所以
妙萬物而爲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七元暗金日

陰陽家七元暗金之日百事大忌犯之者果驗蓋七
元甲子共計四百二十年至弘治十七年乃禽星第
七元甲子矣是年箕宿直年算暗金日以星宿配五
行陰陽以年咎日爲是近陰陽家不知遂以本日起

之則非也雖有通書如無今以弘治十七年起逐年排定則後之甲子乃第一元虛宿起矣又可逐年排之也書之於藁易於便覽

弘治十七年起

甲子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乙丑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丙寅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丁卯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戊辰年	虛星直年	屬 <small>太陽</small> 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巳巳年	危星直年	屬 <small>太陽</small> 星	巳日是暗金
庚午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辛未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壬申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癸酉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甲戌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乙亥年	昴星直年	屬 <small>太陽</small> 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丙子年	畢星直年	屬 <small>太陽</small> 星	巳日是暗金
丁丑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戊寅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巳卯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庚辰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辛巳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壬午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癸未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陽星 巳日是暗金

甲申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乙酉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丙戌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丁亥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戊子年 氏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己丑年 房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庚寅年 心星直年 屬太陽星 巳日是暗金

辛卯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壬辰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癸巳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甲午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乙未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丙申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丁酉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陽星 巳日是暗金

戊戌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巳亥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庚子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辛丑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壬寅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癸卯年 卯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甲辰年 畢星直年 屬太陽星 巳日是暗金

乙巳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丙午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丁未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戊申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巳酉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庚戌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辛亥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陽星 巳日是暗金

壬子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癸丑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甲寅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乙卯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丙辰年	氏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丁巳年	房星直年	屬 ^{太陽} 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戊午年	心星直年	屬 ^{太陽} 星	巳日是暗金
己未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庚申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辛酉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壬戌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癸亥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虹蜺

淮南子曰虹淫氣也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陰陽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又曰淫慝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愚意朱子之說恐因淮南遂爾云然夫虹雖陰陽之氣非有微雨日光則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雨滴而虹生今以水噴日中側而視之隨有虹蜺之暈可見矣若謂之淫恐亦過也所以致後人解蟠螭在東莫之敢指為夫婦過禮則

虹氣盛而諱之莫敢指耳又朱子問虹蜺只是氣還
有質否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纔散便無了
如雷部之神斯言可謂至妙也蓋二氣之盛自然有
神若楊升菴見虹之詩自以爲明若刻畫近如咫尺
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似有泥
矣

七修類藁卷五終

七修類藁卷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天竺寺

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
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
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
落紛紛乃是題虔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
塘天竺寺謬也見蘇東坡詩集第二卷中

三十六雨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為時若之應據說題計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又為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俟知者請究

求雨求晴漢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蒼梧吳公廷舉之命督予註釋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務欲解其事理所以然

之故一時脫稿祇以為董子真可謂惑於災異也後往往聞之宦客以二文嘗驗之南海驗之湖湘驗之南直隸矣因思亦嘗勞心於此檢稿遂錄于天地類請正博雅文難通處因於原文未暇改正不贅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

以水能勝火

令民禱社

社在壬方屬水

故獨禱社出獨斷又社乃土地之神土生萬物故祭禱焉出白虎通家祀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祀戶者取萬物始出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禁止伐木以春之義出蔡邕獨斷盛德左傳曰令人面向上莫天哀之而雨巫能暴巫按神故暴之又曰天久不雨而望愚婦人則訓巫為婦人矣考索又曰使女巫舞旱從陰也似當作女人聚蛇

八蛇乃龍屬又盤向壬壬北方屬水出埤雅或謂蜥

也出月日於邑之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於

門外者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月令迎春於東郊

亦五行志為四通之壇者取便觀雲氣也方八尺者

數也植蒼繒八祀用帛故仲舒云然八亦春數

其神共工之非堯之時共工也出淮南子祭以生

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魚畜能興雲雨出陶朱公養

龍五齊三酒之辨曰玄乃玄味之本宜水也清擇巫

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巫潔與神之降依其體也

善於祝也齋三日服蒼衣亦取東方之色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

再拜乃起祝曰昊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出五

我矜言昊天則猶望經通義又詩曰俾彼昊天寧不

之以明也出詩經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

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說文曰澍

澍者注也奉牲牛羊豕曰以甲乙日二千為蒼龍長八丈

龍致雨者也青居中央為小龍七合大龍各長四丈

色春尚木德也四七二於東方皆東向亦取春其間相去八尺取小

童八人凡八者皆取木數也小童正長養皆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青東方色舞者周禮有舞師掌教旱

中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嗇夫田夫也

陰也八蜡之神有

先嗇司嗇為農事也故禱雨而用之亦諸里社通之

取無雨則農無從而力田故立候於此

於閭外之溝閭者聚也水聚族處出韻會今借為門

獨止閭者亦取五蝦蟇錯置社中池蝦蟇水族得水

取水義耳雨而生焉又能變化之故淮南子曰老蝦蟇能化鵝

古今註曰雷震脫尾本草一名苦龍故洪駒父詩云

龍變或托體所以用之共數五者五行也從二陰陽

在天地交午也出說文今旱而欲雨正交午之義爾

方深八尺亦木數也深二尺說文義地數也置水蝦蟇焉

具清酒脯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

歲雄雞三歲豨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雞於地支屬酉酉則金也

金能生水故埤雅曰雞正方之物又說文曰知時畜

也豨猪性喜雨故詩曰有豨白蹄豨涉波矣易曰吹

為豨皆水義也三歲者久能為鬼神令民闔邑南門

所使出埤雅物久則靈矣故用之令民闔邑南門

置水其外閉陽也復置開北門縱陰也即禮具老豨

猪一置于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豨猪聞鼓聲皆

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說文豨牲豨也豨性屬水市

相感一燒而聲應出於北門則亦達陰之義也鼓而

後燒齊約也取人骨埋之月令春月掩骨埋齒呂氏

春秋註曰順木德而仁恩祈開山淵積薪而燔之

雨而然蓋冀天之所感也薪欲龍之行雨也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道橋梁

壅塞不行者決之欲通利其水道使之行也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

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漢書財字讀與纆同財是

者取其僅足而已茅茅草

天也類四

也以此禮天即易曰藉以白茅致潔也毋斷存餘質也亦無斬伐之義也此言得雨謝禮如此

夏求雨令邑以水曰同家人祀灶祀灶於夏取火德

考無舉土功月令無起土土更大浚井導水暴釜於

壇曰杵於街釜以炊曰杵以春皆有事於穀者也街

不復用冀夏屬火地二生火天七為四通之壇

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亦火赤繒七赤亦其神蚩尤

蚩尤能召風伯雨師祭之以赤雄雞赤火色玄酒具

清酒膊脯祝齋三日已上服赤衣尚火拜跪陳祝如

春以丙丁日二于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

小龍六并大龍各長三丈五尺共三七於南方皆南

向南大方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夏則萬物長盛

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司空

民司地利者也早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

之溝取五蝦蟆錯置里社之中地方七尺已上凡七

深一尺取天一生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

取三歲雄雞緞猪燔之四通神宇閉陰閉陽如春上

凡如春辭者俱同春義解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山陵能令縣邑一徙市風俗通

也養贍老小恃以不匱也目徒之者示民無生理於

南門之外夏令故五日五土數也男子無得入市損

而益陰也出家人祀中雷中雷猶中屋也出尚書正

雷中雷土神也無興土功前解聚巫市傍為之結蓋為

四通之壇於中央乃土位也植黃繒五黃土色其神

后稷社祭之以母餼母音模禮八珍淳母煎醢和黍

餼音孩禮有餼食乃餼於上沃之以膏者出周禮饋會

齋三日衣黃從土色也皆如春詞以戊巳日二千為大黃

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二丈五尺并大

五數也殺於大龍之半亦土數於南方皆南向南是夏令其間相去

五尺丈夫五人丈夫亦壯者也故神齋三日服黃衣

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

中於閭外之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巳上凡解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為黃龍

又為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二字疑又曰東方小僮

舞之南方壯者壯者舞西方沾沾當作鰓北方下疑

字人舞之或是老

巳上既與原書不同或謄寫之誤不敢強解

秋暴巫意原本欠一疋字至九日無舉火事成九金

也秋屬金火尅金故煎金器取金能生家人祀門為秋

閉藏故祭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秋位西方

九尺亦金植白繒九九亦金數白西方之其神大昊

白精之君金天氏也祭之桐木魚大昊司秋故祭立

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屬金為大

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

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解如鰥者九人老而無

秋則萬物零落用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

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仲秋治兵司馬掌兵者也

墓池方九尺深一尺已上解他皆如前

各各作儺儺舞龍六日冬屬水六乃水之禱於名山

以助之名山靈者也又家人祀井冬為水旺之候故

無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時既為冬方六

尺植黑繒六六水數其神玄冥玄冥水官之臣少皞

註祭之以黑狗子六古今註曰狗為羹獻是用於祭

色也爾雅曰狗為麗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

黑狗有致雨之義存焉屬水為大黑龍一長六丈

水之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三丈如前於北方皆北

向順時其間相去六尺亦水數也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

黑衣而舞之一歲之氣將終老者一尉亦齋三日衣

黑衣而立之尉則縣佐之未至冬而用取其義也蝦

蟄池如春巳上四時皆以水必闕一為龍必取潔土

求雨必為龍蓋龍見輒有雲雨之興緣其為之結蓋

蓋覆於象類雨為之出桓譚新論所謂土龍是也為之結蓋

其上也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天

也庚屬金地支子屬令吏民夫婦皆偶處陰陽和而後

也水金能生水故也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閉陽

之神書神農求又曰開袖山神常神原本無此淵積

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為其旱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雩

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卑也

因其義惟大祭拜請之而已敢有加耶大水者陰滅

節故鳴鼓而攻之春秋不畏強禦也

止雨文

雨大多令縣邑以土曰塞水瀆瀆邑中溝也荀

是也塞之者絕道道道絕也蓋井井以出水為

也使水不能行絕道使不得通暢也蓋井功蓋之禁止

也禁婦人不得出入市也陰令縣鄉里皆掃社下致

也縣邑若亟亟當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

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

人祝一人祝禱其一人也皆齋三日各衣時衣春青色秋白色夏赤色冬黑色

具豚一曲禮曰豚曰臠肥以牛羊曰肥豕曰臠則豚乃兼二物也黍小米鹽美酒

即清也財足祭社擊鼓三日干寶曰擊鼓于社責羣陰也而祝先再

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古者應時有節交曰諾出爾雅

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久雨也太多五穀不和敬進

肥牲牛羊曰肥犬豕曰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

無使陰滅陽易曰水盛即火滅也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於利

人人願止雨敢告于鼓鼓而無歌至罷而止凡止雨

之大體女子欲其臧而匿故禁之丈夫欲其和而樂也

故舞開陽閉陰闔閭水故蓋井而開火故擊鼓通陽及下文所謂朱絲

之故舞以朱絲縈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社太陰也朱火色也

是也縈社以之縈社而至十周人衣朱一以辛亥之日

絲屬離以之變陽出文獻通考于寶論一以辛亥之日

衣冀陰而變陽出文獻通考于寶論一以辛亥之日

易註辛有自新之意亥有微陽起接盛書到即起日

陰意取其日者欲閉塞水過而新火也書到即起日

行此縣社令長知縣若丞縣尉主官長各城邑境

禮也內外社嗇夫里里甲吏胥正老人皆出至於社

者也申時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星

下舖而罷申時食也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星

陽精見則氣宜晴矣

七修類稿卷六 天地類 九

東花園

東花園卽宋之富景園也俗稱東花園者城之東耳
內有百花池今園前民家之後尙存大池相傳舊矣
孝宗嘗奉太后幸此予考武林舊事紀事諸書皆同
而吳廷輔覽勝詩又以爲宋姚妃居此非也今之姚
園寺乃其所居蓋相近因一園字之訛板兒巷名曰
白花蛇散巷乃百花池上巷也亦訛傳云爾且考慈
雲寺舊名慈濟在富景園之北觀此尤見大街處正
是其園而池端是民家所有者也

支干

鄭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爲是皆假借獨巳亥有
義耳辰午又曰未詳愚以皆可爲假借旣以甲本戈
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蠱尾戊本武己本几庚
高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草實也子人子也丑手
杻也寅骸也卯牖也巳蛇屬也未木之滋也申持簡
酉卣也戌與戊戚同意亥豕屬也愚按其說旣多不
據說文矣則辰乃日月星也又爲星名午者晤也又
有交布之義獨不可爲假借乎巳亥旣是蛇豕屬之

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爲假借乎恨不生當時苟能
問之必當有說若夫直解干支諸家不同史記歷律
書已缺戊已而說文多言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戊
爲矜恤之類淮南鴻烈解申爲呻暗似皆未當意以
生物隨時庶幾明白今則參考諸書訓釋於左甲者
圻也言萬物剖莖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圻
乙言萬物初生曲蘖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
丁言萬物壯實之形故邦國圖籍曰成丁戊茂也言
物之茂盛故漢志曰葉茂於戊是也已紀也言物有

形可紀識也庚堅強貌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
物方盛而見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
妊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時如土旣平萬物可揆度也
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屈曲
也寅音殯也陽氣欲出陰尙強而殯演於下卯
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巳巳
也陽氣畢布巳矣午侔也陰陽交相愕而侔也未昧
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東以成故晉志曰萬物
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熟戌滅也萬物滅盡亥

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也

長城襄鄧

秦皇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而後成焉至今賴之後人未嘗有感始皇者唐宰相朱樸獻建都之議曰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則襄鄧形勢有四固之險轉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鄭仲漁等增證其說必有計之上也後代不知抑亦因其人而不取歟嗚呼始皇致萬世之利而不知萃民怨於一身朱樸知建國之地而不知除強臣於當時是皆有益於後世論者當不以人而廢言可也

鍾山氣色

南京鍾山太祖陵寢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之不一人以爲氣旺所致又曰如漢高帝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予見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則知晉時已如此也

湖水灌城

宋狀元陳亮云杭西湖之永足以灌城非建都之地

謂湖地高於城中三尺故也至今以為奇論予則以為不然湖環二十里有餘城環將四十里矣况宋城南北比今尤長計地之大小雖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視之湖與城中等矣蓋日久諸物為水火所毀者不知其幾矣塵土日積尤不可灌明也

地震屬陰

菽園雜志載地震極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動凡三次惟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乃屬陰耶

列子論天

列子曰人終日在天中行止註曰自地以上皆天子意此句似有碍也人本在地上但登高之極方是天中故抱樸子曰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此說方通

錢氏杭城門名

錢鏐時杭門十座城自南秦望山北抵夾城巷東亘江于西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也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

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
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
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
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時城垣南北展而東
西縮故曰腰鼓城

七修類藁卷六終

七修類藁卷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側微知貴

至正間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太祖侍側有
一道士長鬚朱衣排闥直入遽揖仁祖曰好箇公公
八十三當大貴仁祖聞言異之啻之茶餅不顧而去
及太祖卽位加進尊號適符其言嗚呼帝王之父豈
無異相又寧知道士非仙而特來前告耶

聖誕

太祖生時陳太后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麥場於麥糠中取白藥一丸置已掌中太后視之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太后應而吞之覺語仁祖時口尚有香明日太祖生泗志補遺以爲實事而非夢誤矣

紅羅幃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當時仁祖寓居其側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幃世皆傳之人嘗疑之予以商之玄鳥周之火鳥載之史冊不爲誣也而聖人之生要自有異惜乎當時未奏收入寶錄昨見泗志補遺載之甚詳

子時食

太祖初生不食久之有僧坐於門側仁祖問焉僧曰至夜子時自能食也因入取茶爲禮而僧不見矣過夜半信然

不生人物

盱眙縣唐興靈蹟二鄉卽皇陵碑所謂鍾離之東鄉也前有光明山由舊嘗見五色旺氣於上故名後有紅廟因獲紅羅故名今封神爲都土地乃太祖龍飛之地今方圓數丈不生草木而鳳陽一府亦少人物豈非山川秀氣皆已鍾於前耶

江東籤語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桅折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代將伐之祝請以神有籤頗靈應加以問之太祖寬容姑從其請乃得一辭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毫君莫取總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喜而不伐及車書混一爲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先知矣豈人爲哉

伽藍玆

太祖在皇覺寺時天下兵亂寺僧散避太祖祝伽藍以玆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畢以玆投地則雙陰也如此者三復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何報我天乃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玆如前祝投玆如前神旣許之因抵濠城

依滁陽王實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一日也

蛇蟠纓帽

太祖攻雞籠山將還和陽時解鞍假寐有小蛇緣背左右驚告上視蛇有足類龍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纓蛇隨入卒報和陽被賊攻遂急行未至三十里又報曰幕官李善長敗賊矣因驚喜而忘蛇久乃脫帽視蛇居纓自若乃引觴酌之蜿蜒升屋雷雨驟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興每有龍見亦此類歟

象簡龍衣聯

高廟鼎成龍升之日建文卽位成祖以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之給事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敘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啓沃之才不知此乃宋祖與杜審琦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箸之辭但少更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皇陵碑

自古帝王之興皆位逼勢敵有以成其私志漢祖雖

微亦爲泗上亭長豈特有如我太祖不階尺土者耶
夫起自庶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莫不誇張先世照
耀將來至有妄認其始祖者也豈特有如我太祖特
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見天生豪傑上聖之資不可與
常人等也瑛伏讀御製集中皇陵碑文未嘗不三嘆
三頌而已惜世人止知其事而又未知太祖先已命
臣下爲文述亦詳矣仍以未稱而自撰此尤見聖睿
之益聖也今故拜錄二文于左以示將來奉天承運
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實由祖宗積德所致茲欲撰文

詞臣考撫弗周則紀載弗稱敢以上請於是上手錄
大槩若曰朕幼時皇考爲朕言先世居句容朱家巷
爾祖先於宋季元初我時尙幼從父挈家渡淮開墾
兵後荒田因家泗州朕記不忘皇考有四子長元諱
某生於津律鎮仲兄諱某生於靈璧三兄諱某生於
虹縣皇考五十居鍾離之東鄉而朕生焉十年後復
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旣而復
遷太平鄉之孤村庄歲甲申皇考及皇妣陳氏俱亡
棄長兄與其子亦繼歿時家甚貧謀葬無所同里劉

大秀憫其孤苦與地一方以葬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葬旣畢朕煢然無托念二親爲吾年幼有疾嘗許釋氏遂請於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之皇覺寺鄰人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一月丁酉寺之主僧歲歉不足以供衆食俾各還其家朕居寺時甫兩月未諳釋典懼此飢饉徬徨三思歸則無家出則無學乃勉而游食四方南歷金斗西抵無錫北至潁州崎嶇二載泗州盜起剽掠殺人時承平旣久列郡騷動仍還皇覺寺又四年潁濠斬黃有警

濠城亦破朕雜處兵間與元兵相拒期年元兵敗去得其義兵三千人於定遠遂立帥之夜襲元將知樞密院事老張旣遁得其民兵男女七萬人攻逐元將參政野先乃移師淮州轉戰和陽渡江擊采石撫太平定業建康將相協心賢能匡贊西平陳友諒東翦張士誠南廓八閩百粵奉欵中原順服兵進幽燕元君棄宗社而去朕以十五年間遂成大業仰惟先陵奇秀所鍾雖治葬之時厄於貧窶衾衾棺槨不能具備賴天地之佑祖宗之福也今富有天下顧無以愜

人子之情茲欲啓墳改葬慮泄山川靈氣使體魄不安益增悲悼姑積土厚封勢若岡阜樹以名木列以石人石獸以備山陵之制而已謹獻陵曰皇陵汝其據事直言無諱臣善長以上手所錄付詞撰文臣善長等欽承明訓黽勉論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漢高祖皆起自側微以成德業之盛蓋天將降大任於聖明必先有以起之今皇上述二親之劬勞興夙昔之出處刻石以昭先烈俾後世子孫知積累之厚創業之難思以繼承無疆之基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嗚呼盛哉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銘曰皇矣上帝厥命煌煌監觀四方有道者昌惟今天子奮跡田里叱風驅霆仗劍而起汝穎始兵蔓於濠梁淵潛時晦覩其施張元君旣否紊亂政理命將出師反斃人紀貪殘污穢肆彼剽攘戰功敗勦賞罰無章猛士陰兵險平萃止總戎驚奔歸者如水滁和來鬪形勢莫當江流浩浩瞬息可航采石破傾當塗風靡宣歙畏威耄倪忻喜經營建業實帝故鄉號令之行蕭如秋霜乃伐僭王殲之彭蠡削平兩浙殪彼蛇豕閩廣旣服百粵

來王青齊獻款底平豫章師震幽燕君臣北徙空城
盡開圖籍弗毀乃作禮樂乃垂衣裳重譯表獻大開
明堂永懷上世原其本始旬容族居川回山峙載渡
淮海辟除榛荒或濠或泗奠處弗常鍾離之鄉卜葬
如此化家爲國靈秀鍾美積善彌久天賜禎祥修之
於已惟德乃長浚河之原以達其委基岱之高以觀
其止奉天理物君德是揚丕揚大業傳敘無疆嘗勅
相臣申命國史昭昭後昆受天之祉

又

孝子皇帝謹述洪武十六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
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頭皓首忽思
往日之艱辛况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
爲後世子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世代見之其
辭曰昔我父王寓居是方農桑艱辛朝夕傍徨俄爾
天灾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而六十有四皇妣五十
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
昂昂旣不得與葬地鄰里惆悵忽伊鄭兄之慷慨惠
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旣

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尼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
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
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見云去此各
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
弟異路哀慟遙蒼汪氏老母爲我等量遣子相送備
禮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無兩月寺主封倉衆
各爲計雲水颺颺我何作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
天茫茫旣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
寺以趨踰仰穿崖崔嵬而倚壁聽猿啼夜月而淒涼

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唳俄
浙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若沸湯
一浮雲乎又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
民生攘攘予思親之心明著日遙盼乎家邦已而旣
歸仍復業于皇佳三載而有雉者跳梁初起汝頽次
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
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旣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
覽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智者相
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抑奮臂而相戡智者爲

我計畫且陰禱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
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
將就凶而不妨卽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
頃獲釋身體安康從遇朝暮日夜戎行元兵討罪將
士揚揚一攫不得再攫再攘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
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侶隊馭馬空疆去遊南土氣
舒而光唱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
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
慨慷知仲姊之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

接我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攜兒挈女
皆從傍次兄已歿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
生計忙忙一時聚會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
家有眷屬外練兵鋼羣雄並驅飲食不遑暫宿和州
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義是尙遂立建業四守關防
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羣雄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鏗
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
張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効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
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降命大將軍東平乎吳

越齊魯耀乎其疆西有乎伊洛嶠函地險河湟入胡
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刀而燦若星芒已而長驅
於井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一日卽定市巷
笙簧玄菟樂浪以歸板籍南蕃十有三國而來王以
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
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
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絜乎蒸
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爲此勒石銘於皇堂世世
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

昌稽首頓首再拜願時時而來亨

朱氏世德碑

瑛舊於先輩大臣家獲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太祖
之手筆也御製集中所缺近又見剪勝舊聞所載與
此本有異因借校觀訛者辨之疑者存之各於其下
釋焉尙或字訛句漏謹依原文拜錄於左碑云本家
舊聞本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舊聞本巷
作宗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仲八公娶陳氏
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

祖考娶舊聞本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

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三公初十

公凡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為祖父母有二子長五

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諱世珍元籍淘金戶非土產市

於他方以供歲賦舊聞本無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

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十有二歲先

考才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產及卒家道日替由

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先考君舊聞本無因

至鍾離同居先伯父洎先考君性皆淳良務本積德

與人無疾言忤色鄉里稱為世長先伯娶劉氏舊聞本

一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皆生於盱眙次

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陳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

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於五河某其季也先遷

鍾離後戊辰所生舊聞本所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

未已舊聞本未已相繼而舊聞本歿先兄重四公有

子曰文正今為都督重六重七皆絕嗣曩者父母因

某自幼多病捨入皇覺寺歲舊聞本甲申父母長兄

俱喪次兄守家舊聞本三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

舊聞本作至正二十四年此甚訛二
十四年太祖已建國號吳元年矣 二十四歲天下

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為舊聞本作集義

旅兵力斬眾因取滁舊聞本作和龍鳳三年率師渡江

駐兵太平為念先君嘗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

日每曰鄉土之思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居舊聞本作

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

族父母舊聞本作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敘長

幼舊聞本有之禮二字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

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舊聞本江

左歷世墓在朱巷惟高舊聞本祖葬泗州先考葬鍾

離此朱氏之原委舊聞本也爰自金陵太平駐師舊

本作開府為建臺之所也舊聞本實鄉郡焉連歲征

伐拓境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

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贈舊聞本曾祖為資德

大夫淮舊聞本南等處舊聞本中書省左舊聞本丞

相舊聞本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會祖妣侯舊聞本作

氏吳國夫人先祖考為光祿舊聞本大夫江西等

處舊聞本中書省右丞相太尉舊聞本平章政吳

國舊聞本公先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

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舊聞本右丞相吳國公先

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三月十一日舊聞本作閏三月十三日祇

詣舊聞本先壠焚香舊聞本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

本者禮所舊聞本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已能實先

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推舊聞本恩三代並為

上公以遂為子孫者之至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地舊聞本

之報舊聞本茂於厥後凡舊聞本子孫當體祖父之

心循舊聞本德存仁舊聞本以承其緒於無窮是吾

之所望也於是備書於石舊聞本以傳信將來有

所考焉

七修類彙卷七終

七修類藁卷八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元末擾亂

至正初伯顏變亂舊章遂有江西朱光卿廣東羅天麟陳積萬湖廣吳天保浙東方國珍相繼煽動又賈魯開河生民嗷嗷石人之事興則韓林兒徐壽輝芝麻李三枝起而蔓延天下若福建陳友定懷慶周全臨川鄧忠安陸俞君正浙西張士誠陝西金花娘子

江西歐道人襄陽莽張岳州潑張安慶雙刀趙濠州
孫德崖紛紛不一皆東南之賊也長淮以北則山東
又有王信陝西李思齊隴西李思道太原王保保汴
梁元太子此多元之將臣亦各據地互相殺戮天兵
臨之或降或遁矣今以所知者畧述其本末事情書
之於左不知者待博識者又補之焉庶或可以參考
於國史也

方國珍始末畧

方國珍台州寧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
曰楊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
頭剽劫海商方乃爲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鼎納蔡
之賂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
彰等叛至十六年降元爲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
十八年天兵取婺州白料非其敵也十九年降太祖
遂獻欵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
者因怨構誣逃死無所迫於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
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國珍
向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

一何美名八
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獷
愚猥加訓諭開其昏瞶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
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
貢陰復泛海北通廓擴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掎
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太祖反覆以書
數其十二過惡其畧曰爾起事時元尙承平倡亂海
隅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
朝送款於西暮送款於北此豈大丈夫之爲一也吾
下婺時勅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吾不

逆詐數年之間迭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郡
漸下爾陰蓄異志覘吾虛實三也未有釁端先自猜
忌四也易交輕侮五也廓擴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
爲人敗吾中原已得其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
速怨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難掾彼若無事交疎禮
薄禍亂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於元坐要名爵跋扈
萬端今歸我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上帝好生違
天虐民九也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決勝負丈
夫事也今復遣數舟狗偷鼠竊十也吾遣兵入浙張

七修類稿卷八
士誠將士盡皆降附爾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來匿
其首惡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爾乃陰扇潛
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詐反自疑吾十二也爾乃擇交
大國有一無二尙可以保全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
糧二十萬仍以書諭其畧曰汝初獻款謂杭城在卽
來歸豈意挾詐張士信接境取爾甚易不敢加兵者
吾力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却遣奸覘我潛結陳友
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卽取溫台水陸並進爾早改
過以小事大尙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較一勝負亦

大丈夫之爲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
反爲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慎思之國珍於是舩
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天
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
容臣前荷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
一陳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於學術遭
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藉之勢與衆馳逐又
非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之君爲之依附而
已向者王師之渡江左霆電揮至於婺城遠近震驚

是以遣子拜師歸心効順惟時固已知主上有今日
矣但無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主上
推誠布公賜手扎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
遵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搆釁
端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馳走飛報言天兵
遠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
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於其親遇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自咎十年之間非主上無以
至今一旦墮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敢冒斧鉞

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加生成之賜
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餘生以聽驅策
實爲萬幸太祖始怒其反復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汝
外示歸誠中懷譎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
小智愈肆奸究竟背前約致勞我師汝尙不歸命乃
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
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附悉從原
宥不報九月命叅政朱亮祖討之初亮祖至台方國
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治兵爲

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懷懼我師攻擊國瑛度不能守以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巖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縣追至黃巖國瑛燒殿宇民居遁海守將哈兒普降十月己巳亮祖進兵至溫州陣於南城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晡時克之獲員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舟師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己丑又命湯和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明善來降送之建康後洪

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於海朝以之爲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於朝實錄之言也又見誠意伯曰太祖威震華夷不能致者方國珍深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漠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張昶

張昶仕元爲戶部尙書以奉使來朝太祖見其才敏畱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誠欵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

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已心者心常快快時廓
擴帖木兒兵尙強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
得歸元是所願也聞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太祖及時
娛樂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基曰誠
如聖見必有使之者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復
勸太祖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欲上失人心
陰爲元計上皆不從昶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
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
長壽丑的等至京師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

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詢存亡會昶臥病憲往
候偶于昶臥內得書表遂奏之太祖命大都督府按
問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上始惜其
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矣是何赦
焉遂誅然此於大明實錄上得之嗚呼昶雖仕我大
祖觀此亦姜維之志也又能於死生之際明焉豈非
忠於元者乎况其文成於國朝夏元吉諸公寧無抑
揚於中予觀元史未書昶節畧見於劉基傳中故特
錄出之

沈萬三秀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原任蘇州周莊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太祖嘗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之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兩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殺之得流雲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湖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富乃黥化之術也詳近峯聞畧

張士誠始末畧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王號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為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睦爾畏遁或以苗軍楊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士誠然完軍尤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境雖常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漂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

州擒其弟士德母痛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釁拘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糧五十萬歸使等事士誠不報浙省左丞達識則請命於朝授士誠太尉遣叅政周伯琦招諭之被其畱吳至二十年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旣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

杭元因以治士信爲平章二十五年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六陸並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

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
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
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爾高臺大夫普化帖木
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詔諭江
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疲然後移兵姑蘇
秋攻湖州弁山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稍却薛顯
率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暹呂珍等以舊
館降五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
又善沒水暹珍驍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

祺李伯昇亦降於是達軍直搗姑蘇十一月癸酉圍
姑蘇達督軍攻堽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副使茅成
左脇中矢死之於是攻圍益急吳元年丁未太祖又
以書諭士誠書畧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
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革心順天以全
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爾能降順其福有
餘無爲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
客詣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旣被圍久欲突
圍決戰覘閫門少疎心奔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

七修類稿卷六
鬪久未決士誠後遣叅政黃哈喇把都率兵千餘助
又自出兵山塘爲援陣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
皆稱爾爲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往擊敵勢轉
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
馬驚墮水幾死肩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幙
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
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致城中作飛
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奈城中木石俱盡遂將攻
破封門城遂陷時八日辛巳也遂又遣李伯昇往諭

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
龍江堅臥不起昇至中省竟自縊死

事詳平
吳錄

陳友諒始末畧

陳友諒沔陽人八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
衆剽掠於村 甲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羅田
徐壽輝蓋徐有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
使隸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
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 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
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 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

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
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汝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
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
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改元
大義事權一歸壽輝已遣將康泰等守府又遣
將陷吉安撫人如襄陽等府陷信州則句臣伯顏
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
壽輝率舟師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來陷池
州太平等府遂與元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

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
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
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
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
乘風迺元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
翼夾擊友諒友諒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
疆場日蹙乃作大艦文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
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文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
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文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

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文益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詣建康告急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期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至正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瀕磯嘗遣使惡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有深讐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

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夷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逡巡至於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譽皆燔死遂不敢

出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
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
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
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
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
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
復起兵端旣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
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
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吾相

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
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聯舟
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
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拒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
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
戌友諒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
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
貫睛及顱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也其時
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年四十四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
爲帝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
陳氏始末如七戎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勅敵也
使劉伯溫不也先伐之養勢再大欲一時克除亦
難矣哉觀其不犯建康臣下欲城降者有欲走據鍾
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
湖則御舟膠於沙灘韓成假帝投水使無金木相犯
之日以決一勝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有在固不能
逃貫晴之流矢也耶

韓山童

至正十一年黃河決參議賈魯欲建不世之功首勸
脫脫丞相開河以復大禹故道山東連荒復集夫數
十萬民恐已思亂矣而樂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
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因棗陽有男週歲暴長四尺
蟠腹如世所塑布袋和尚者遂倡言彌勒下生天下
當亂又陰鑿一眼石人預埋當開河道鑄其背曰莫
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掘者得之驚詫而
倡亂矣河南江淮之民翕然從之劉福通等共尊山

七修類稿卷八
童爲主然爲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其子
林兒逃之武安福通等據朱臯十五年攻破羅山舞
陽葉縣又陷汝寧光息二州自礪山夾河迎林兒爲
帝號小明王以杜遵道等爲丞相詐稱徽宗九世孫
國號宋改元龍鳳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
於日本蓋以宋廣王死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之故
又陷汴拆鹿邑太清宮材爲殿居之後朝廷發師誅
討福通奉僞主遁安豐然而亂階旣成其黨毛貴田
豐李武崔德等四出收掠天下擾擾尋俱敗死獨林

兒直至二十七年方死蓋不爲天兵所討故也

徐壽輝

徐壽輝又名貞蘄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爲業至正
十一年天下已亂有潯陽彭和尚能爲偽頌集衆念
佛心欲爲亂一日徐浴於鹽塘身起光芒衆乃驚異
遂與麻城鄒普勝等倡爲妖術立徐爲主舉兵以紅
巾爲號據蘄水陷黃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
應於是遣徐明遠丁普朗等盡陷湖廣之什七復遣
項普等畧徽饒諸州遂犯昱嶺入杭湖爲董搏霄所

七修類稿卷八
敗十三年詔平章卜顏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於蘄壽輝遁去擒其僞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爲陳弒之然徐死矣其下友諒等大亂東南尤爲盛也

劉福通

劉福通潁州妖人也至正十一年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共鼓妖言立韓山童爲帝紅巾爲號衆至十萬陷汝寧等府以遵道爲相已爲平章後惡遵道專權擿殺之稱汴爲京自稱太保性極殘忍所

過以人爲糧山東河北多爲殘害林兒徒寄空名於上也又分兵二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一路轉掠塞外攻陷上都焚燒宮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直趨關中陷興元鳳翔等府毛貴等陷山東皆十八年以後事也時福通爲察罕帖木兒發諸道兵討之力不敵奉僞主遁安豐因是三道各自據地尋俱敗死後福通又復犯汴殺其守將竹貞出入淮汴至二十三年爲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襲殺之

兒文俊

倪文俊黃州黃陂人世業漁其生之夕母夢白虎入室因多勇力號蠻子至正十五年聚眾陷武昌漢陽等路迎蘄州盜徐壽輝爲主已爲丞相然徐名雖君權實在倪也每用多槩小舟晝夜疾行出入不意所至克捷擄威順王妻妃殺其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甄崇福遂陷荆鄂潭岳黃蘄澧衡常德寶慶江虔洪吉等府十七年又陷峽州川屬諸郡然驕恣暴狼撫下無恩欲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來與僞將

陳友諒合兵陳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門襲殺之前一夕母復夢白虎死而文俊自見大星落舟前笑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嗚呼一盜之亂內應母夢上千天象况天子乎

芝麻李

李二號芝麻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與趙均用彭早住亦燒香聚眾反攻陷徐州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十二年朝命脫脫討之攻破徐州李二遁後卒趙彭二人奔濠州先是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與孫

德崖亦聚眾拔濠州自稱元帥二人既至郭孫反屈
已事之繼而彭死均用遂專任郭不堪與下自往取
滁州而均用尋往濟南假與宋將毛貴合襲殺毛貴
進據益都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又殺均用後與
所部互相仇殺俱滅

明玉珍

明玉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弓兵之首也為飛矢損
右目時號明眼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為
其將攻陷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後文俊謀殺其主

徐壽輝不果繼而壽輝偽將陳友諒襲刺倪自為平
章復矯徐命使玉珍會兵建康明憤陳之逆殺怒曰
汝能為帝我不能耶遂據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
陷嘉定路為李思齊敗之又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
馬山使其將楊尙書守重慶又為帖木兒所敗退居
於蜀自稱蜀國王號大夏改元天統居位六年為弟
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為小明主二十七年詔
李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
入宮明主與陳理命海舟發高麗飄飄然入於海矣

元亡

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並
載正史至廿二年順帝夢猪拱大都城覆遂禁軍民

畜猪見傳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餘鴟鳴端明殿帝命

善射者終莫射中天兵既至柳林遲明帝召百官議

戰守之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

密此物何得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並見草木子即命

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聞居

應昌馳書示以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

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

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

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見剪勝舊聞嗚呼杜鵑啼汴京地氣

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况至於燕乎杭潮三日不

波宋社墟矣况至二年之間之不波乎後乃歷歷多

怪豈非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觀其嘆泣長往答

詩知道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為中山王可執

而縱之非也

生員巾服

漢酈食其以儒冠見高帝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
卽今之生巾又讀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卽古
之紳也又曰士服則素積蓋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
也今何帶易以縑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大明實錄然
後知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
宜有以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
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縑軟巾垂帶謂之襦衫又聞
常親服試之至今藏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
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

遂因私戴之洪熙中上聞着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
生對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也

七修類彙卷八終

